



同事琐忆

□ 宋扬

二十多年前,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乡初中教书。

校长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黝黑的肌肤在黑体恤衫的映衬下更黝黑了。他矮小敦实,蛮厚的手臂壮实有力,一看,就知道他也是出自农家,干过农活的人。他的体恤衫扎进灰黄色的休闲裤里,一根黑亮的牛皮皮带上挂着翻盖的摩托罗拉手机——这貌似是上个世纪末期所有乡镇学校校长的标配。这样的打扮让他显得孔武又精神。

与我一起新入职的杨老师少年秃顶,他尖尖的额头上方植被稀少,留下“山”字型的发际线。我一看见他,就想起了郭达小品里的一句台词——“锃光瓦亮的脑门儿”。

我和杨老师被安排在靠近食堂的四合院的角落。角落里,还住着一对“半教半农”的夫妻——男人是学校教数学的郑老师,他的老婆没有工作,是农村户口。她没有种田,挺着个大肚子,专心煮饭,也在家的窗户那里,递给窗外的学生一些简单的零食和文具,她家在底楼,临街的窗口恰位于学生上课的必经之路。别人不愿意住的房子,倒给他们提供了开小卖铺的机会。

“半教半农”在二十多年前的乡中学算普遍现象。这一现象有个共同的特点——男人是教书的,女人没有工作,永远不可能倒过来。

哪知,这一婚配规则在一对夫妻那里被打破了。女教师的丈夫没工作。他天天用背篓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在校园里闲逛。他俊朗的脸有点明星的感觉,我努力想了很久也没有锁定他到底像哪一个明星。要不是我偶然听到他老婆和几个女教师在办公室摆谈各自的恋爱经历,我断不会想到,那个男人在她老婆眼里像大名鼎鼎的梁朝伟。一个女子在高中时爱上了“梁朝伟”,女子考上了师专,“梁朝伟”没考上。他打工养她读大学,她工作后嫁给他。他在地眼里依然是“梁朝伟”。

学校的物理老师兼电工徐老师家常常发生“河东狮吼”的事故。徐老师是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和我们打起乒乓球来也算身手敏捷。他在老婆面前却蔫得一塌糊涂。资深的老教师和一些女老师揪住他的一个笑话常戏谑他:“徐老师,今天没有轮到你带娃儿哇?可以出来逛一圈?! ”原来,徐老师的老婆和他约法三章,两人轮流带娃儿,一三五,二四六。据说,有人在他家的墙壁上看到了“夫妻协定”。

徐老师的老婆没有正式工作,但挣的钱不比他少,她是有资本和徐老师硬杠的,虽然往往两败俱伤,但至少精神是胜利了的,并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

徐老师的老婆在街上有相对固定的摊位。每天,在那个位置,按部就班地容纳下四五家摆摊的商家。徐老师的老婆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差不多半个月一次,徐老师的老婆等人相约去省城批发衣服。坐每天固定一班的客车去,晚上再回。凌晨五点悄悄地出去,夜里九、十点再惊天动地地回来——徐老师老婆会在校门口扯起嗓门喊:“徐胖子,出来搬衣服!”此时,徐老师就和颜悦色地走过学校的篮球场,朝校门口疾步而去。只有在这个时候,两人的默契看不出任何异样。

时光荏苒,我离开工作过的第一所学校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不知,我远方的同事们,过得是否顺心如意。

征稿启事

华西社区报家园版长期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四川省内读者征集原创副刊作品,欢迎大家投稿。

一、征稿要求

稿件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题材不限,主要以城乡工作与生活为素材,力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字流畅。散文、随笔字数控制在1000字至1600字,诗歌在20行以内。

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开户行名称及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申报个人所得税时用)。

二、征稿邮箱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550942923@qq.com。

乡间五月人倍忙

□ 杨力

初夏的大地,满目青翠,山岭植被繁茂,田野秧苗青青,好一派“四山矗矗野田田,近是人烟远是邨”的乡村田园风光。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小时候,一到五月天,勤劳的父母总是一早出门,他们头戴草帽,高挽裤腿,一心奔向呼唤他们的秧田地。欢喜的稻谷经过晒种、浸种、催芽等一系列辛苦的育秧工序,即将从苗床上移植出来,奔向大地母体的怀抱。而父母,还有左邻右舍的乡邻,会让秧苗插满整个田野。

插秧的手艺,来自一代代传承,中指钳住秧苗根部,掌心朝向秧苗,食指和中指顺着秧苗根部稍加向下插入泥土,一般三四根秧苗为一组,它们像听话的精灵,在农人灵巧的手指上翻飞,在田野上竖立起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苗阵。微风吹过,苗浪翻滚,农人们擦着汗,一边喝着解渴的茶水,一边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一块块秧田就是他们最用心栽培的“孩子”。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老一辈手中的辛劳,孩子们总当成趣事,记忆之中,我也插过一次秧。那天我背着书包放学,经过村东头的秧田时,正遇上大人们插秧。见我看得不肯离去,向来喜欢小孩的富贵叔招呼我也下田试试,就是这一试,让我知道了插秧的辛劳。

踩着齐腿的稀泥,一边插秧一边后退,每走一步都是负重;长时的躬腰,难忍的腰酸背痛,难怪每晚回家父亲都要帮助母亲捶背。听说过“插秧、割禾、走长路”是当时的“三苦”,没想到刚一下田就体会透彻。再看旁边的富贵叔,一排排秧苗间距两拳,插得整整齐齐,宛如艺术,而我的却像走蛇形,看上去十分滑稽。父母在远处嗔怪我,富贵叔却没事似的大声说:“小娃子肯干是

好事,种出的稻子一样香!”

秧苗插完后,父母和乡邻会轮流去巡查灌满水的秧田,遇到天气变化,他们会做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白天放水晚上灌水。我初时以为这是瞎折腾,本来很辛苦了还无事找事,后来还是富贵叔给我解释,说遇上气温变化温度低,为了防止秧苗受冻,会白天放水方便秧苗照射阳光,而夜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则给秧田灌水让秧苗保暖,这是千百年来祖宗留下的经验。

五月的日子秧苗长势好,不消几日便已盈尺,这时秧田周围会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在田埂上捉黄鳝,伺机还想套几只秧鸡。有一次他们捉住了一对秧鸡,这对秧鸡在布笼子里凄厉地叫着。还是富贵叔,上前和这些人理论,让他们把秧鸡放了。这些人不解,秧鸡吃嫩苗,是破坏庄稼的,杀了不惜啊。富贵叔说:“秧鸡还吃害虫呢,比起嫩苗,功大于过。再说了,动物都有灵性,每到这个季节才出现一次,为什么不能和它们好好相处呢?”说得这些人无颜,只得把秧鸡放了。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五月的日子,插完秧的父母再辛苦,也不忘收工时顺势采些桑椹果回家,既满足口福,也犒劳一下疲惫的身心。借着月光,父亲啜着小酒,母亲收着蚕茧,不时交流一两句农活,再奔波辛劳的日子,也是云淡风轻。

今天,不管是插秧、割禾还是走长路,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出门有了代步车,广袤的田野,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的气息。但不管时代怎样变,每到这个季节,“一把青秧趁手青,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美丽乡村画卷,总是年复一年,不断在乡间田园,也在我们的心间上演。

不妨“难为”一下自己

□ 范大悦

周末和父亲爬山,中途几次想要放弃,最后还是在他的勉励下,爬到了山顶。在那里,我看到了别处不曾见到的风景。父亲说,不难为一下自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其实,他说这句话并不是第一次。

去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其实也算不上大胆,因为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只不过时间不充裕,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我要学吉他这一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做出的反应。他看着我信心满满的样子,虽有些怀疑,但最终还是说了些鼓励的话,告诉我既然决定了,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自己从不是半途而废的人。话虽这样说,可私下还是做足了功课。我向周围的人打听,哪里有教吉他的好老师,他们听到我的决定,和父亲一样,第一反应不是鼓励,而是表示怀疑,怀疑一个年近四十的人,还能有这种想法,似乎我这个年纪,就应该老老实实养家糊口,静待颐养天年。这种怀疑,在我走进摇艺培训学校的时候,王校长也有过。不过他们越是不相信,我就越要学,而且要学

好,学成。

可真到了学的时候,才知道难度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毕竟是中年人,手指灵活度肯定和小孩没法比。好在这点勤能补拙是奏效的。于是我每晚都坚持练习至少一个小时,几天的工夫,手指就都磨破了,还出了茧子。可每次交作业的时候,老师都鼓励我,说我进步很大。这也是我坚持学习的动力。

真正萌生放弃的想法是在一年以后。那时基础课程已经学习结束,继续下去难度将会大幅提升,吉他曹老师让我回去考虑一下。我有过纠结,但想到这么多困难都走过来了,还是决定试试。这一试不要紧,却大大挫败了我的自信心,以前的方法也都失效了,我露怯了。我把想要终止学习的想法和父亲说了,本以为他会批评我,问我当初的信心满满哪去了,可他并没有。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人呢有时候不妨难为自己一下。

听到父亲的话,我的信心再次拉满,并最终向老师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曹老师看着我提交的作业说:“终于等到你,还好我们都没放弃。”我们都开心地笑了。